

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典藏

咖啡馆渐次消失

Disappearing Cafe

杨永康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咖啡馆渐次消失

杨永康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咖啡馆渐次消失 / 杨永康著.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521-0344-1

I. ①咖…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1113 号

咖啡馆渐次消失

杨永康 著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姜继飞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37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0344-1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乌 鸦	001
秘密飞翔	008
春天 铁	014
第三街呼喊第四街奔跑	019
可疑的 细碎的	023
“嘭”的一声碎了	028
在黑夜弥漫开来	034
火车梦样穿过身体	039
起风的时候	042
暖风吹动裙裾	046
看见卡车	048
坐下来你会喜欢车站	051
跑呀跑	053
所有人	056
今夜有一点点忧伤	059
春天的小小苦难	062
美好的气息将我笼罩	065
一点点弥漫	067
安安静静许多年	069
把自己永远留在那儿	074
杜仲被雪覆盖	076

第七页回家	079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081
多么好的下午	084
吃了一惊	087
咖啡馆渐次消失	091
九点钟	095
再往前走	101
阴影 舞蹈 轻	107
生命中的细节与秘密	114
天国里	117
左肩右肩	120
费恩汉姆花园	126
有多少东西让人心碎	129
一样羞涩一样虚弱	133
睡吧，床	139
穿过歌剧院	144
火车开往巴黎	146
露在外面许多年	148
找不见的人	152
谁偷了村里的玉米	157
身体里的弹弓	162
叔叔如此落寞	168
千万别碰上伊万	171
自鸣钟	175
夏天的身体让我吃惊	179
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女人可以	
给一个少年带来多少恐惧与寂寞	181
短暂停歇	185
无法分辨	194

乌 鸦

我喜欢坐在山坡上，看太阳慢慢落山，看羊群慢慢回家。故乡没有很高的山，有山坡。黄昏的时候我就坐在山坡上看对面的山影、树影与人影，还有乌鸦的影子。我不喜欢乌鸦，但喜欢乌鸦在山坡上神秘划过的影子。我曾越过一座又一座山，去找寻那些神秘的影子与划痕，一棵树挡住了我的去路，一棵树轻而易举地挡住了我的去路。我像在白天一样绕过那棵树，那是在黑夜。许多年后我明白，在黑夜最难绕过的就是一棵树。我想白天情况会好一些，一切都昭然若揭。我曾在白天看见了漂亮的叔母，还有叔母漂亮的汗巾，那绝对不是一次意外。我看见了整个的叔母与叔母的整个的汗巾。它毫无遮拦地晾晒在一个最漂亮地方。周围是安静的羊群，羊群周围是茂盛的水草与沼泽。一只不安分的小羊羔与它的小蹄子陷了进去。我想帮帮那个小羊羔与它的小蹄子，谁知越帮越糟。我意识到小羊羔与它的小蹄子很迷恋这种陷落。我费了好大的劲就是帮着它不断地陷落，陷落。小羊羔与它的小蹄子也在不断地帮我一个劲地下沉，下沉。我们都很快乐。小羊羔一个劲咩咩地叫。我刚要咩咩地叫，看见了乌鸦。乌鸦绕过叔母的身体，绕过叔母漂亮的汗巾，绕过整个沼泽。我扭过头，小羊羔也扭过头，我们看见茂密的水草，还有湿润的沼泽。白天一切都那么昭然若揭。我喜欢沼泽，像喜欢昭然若揭一样喜欢沼泽。沼泽的真正诱人之处在于它带来

那么多神秘的快乐。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种神秘的快乐。我看过一部电影，有一群小战士，深陷沼泽之中，只有眼睛露在外面，十分绝望，没有任何快乐可言。这不能怪小战士，也不能怪沼泽。我一直想：如果乌鸦飞过，整个沼泽会有很大的不同，整个山坡会有很大的不同，山影、树影、人影与黄昏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黄昏到来之前，山坡上阳光明媚，到处都是羊群与孩子。有羊群的地方就免不了犄角相向。一只与另一只，一群与另一群，都僵持着，没有一方心甘情愿做出退让。一场雨也改变不了这种僵持。不过孩子们还是散了，雨还是住了，彩虹出来了，湿润的山坡上一片欢腾。那彩虹穿过了整个山坡。孩子们便在整个山坡上欢腾。欢腾够了，发现那两只犄角相向的羊还在犄角相向。没有谁愿意打破那种迷人的僵持，僵持便一直在那里僵持着。有一只眼睛里满是雨水，另一只眼睛里满是彩虹。眼睛里满是雨水的那只使劲地打了个激灵，水珠四溅，有一滴水珠溅在一个孩子的脸上，孩子打了个激灵，山坡上所有的孩子与羊群都打了个激灵。然后是一片欢腾。眼睛里满是彩虹的那只例外，一直美好的僵持在那里。它看着彩虹，一点点汲起山泉里的水，然后喷洒在整个山坡上。它曾经在那个山泉边喝过水，山泉的水清澈极了，里面的天比它头顶的天还蓝，里面的云比它头顶的云还白，里面的草比山上的草还绿。它喜欢把自己的头整个地浸在水里。一直浸在水里。一只小蝌蚪游过来了，在它的耳朵里游了一圈，又游往别处去了。感觉很美妙。更美妙的是一个顽皮的女孩子，像它一样，先把手整个地浸进泉水里，看见了泉水里的蓝天白云绿草，就把整个身子浸进泉水里。那羊看着小蝌蚪绕着女孩畅游过来畅游过去，最后亲密地厮磨在一起，也身不由己地把自己整个头伸向了女孩。伸啊伸，总是差了一截。只好继续伸。“扑通”一声。是的，“扑通”一声，一切都乱了，一切都散了。山也散了，云也散了，女孩也散了，小蝌蚪也散了，彩虹也散了，散得好快快。它使劲摇晃了一下自己的头，看到了山坡上乌鸦神秘的划痕。它感觉真个身子都软软的。特别是它的四条腿，一条比一条软，像踩在云朵上一

般。对，就是踩在云朵上。踩在云朵上真舒服啊，比把头伸进泉水还舒服。它使劲在云朵上打了个滚，更舒服了。它又打了好几个滚，一次比一次舒服。它想叫上山泉边的那个女孩。它使劲叫了几声，山坡上传来女孩好听的回应。女孩的声音真好听，就是不十分真切。它喜欢真切。再没有比真切更让它喜欢的了。它又叫了几声，女孩的回答一次比一次真切。它感觉就在它的身边。它想再证实一下，没错，她就在它的身边守候着，眼睛里满是泪水。它喜欢泪水，特别是女孩子的泪水。刚才它还喜欢真切呢。它现在仍然喜欢真切，真切的泪水。虽然它睁不开眼睛，但能真切看到泪水。人间最珍贵的就是泪水，特别是那种萍水相逢的泪水。想一想萍水相逢干吗要满眼泪水？除了泪水，最珍贵的就是泉水。山沟里的泉水，里面有蓝天白云绿草彩虹的泉水，里面有小女孩、小蝌蚪的泉水。开始它不喜欢小蝌蚪，现在喜欢了。很喜欢。它觉得只有小蝌蚪可以与小女孩做到两小无猜。人类做不到，它也做不到。因为所有兽都有情欲。它喜欢两小无猜，蓝天与白云两小无猜，白云与彩虹两小无猜，蓝天、白云、彩虹与山泉两小无猜，山泉与小蝌蚪、小女孩两小无猜，小女孩与小蝌蚪两小无猜。最后是它与蓝天、白云、彩虹、山泉、小蝌蚪、小女孩两小无猜。它使劲睁了一下眼睛，它真切看到了女孩。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小蝌蚪，它再次看到了乌鸦，真切听见了远处传来孩子们惊慌的呼喊。

好一阵惊慌的呼喊，惊慌呼喊之后是好一阵不知所措，不知所措之后是发呆，好一阵发呆。对着蓝天、白云、彩虹、山泉、女孩、两小无猜发呆，对着山坡发呆，对着山坡下的小羊羔发呆。都渴望自己像小羊羔一样幸运地滚下山坡，可惜的是每次总被什么东西挡住了。第一次是一株蒲公英。那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花，像小手一样缀满山坡，风一吹，满山坡都是。可以从一个发呆的孩子手中飞到另一个发呆孩子的手中，也可以从一个孩子的口袋里飞到另一个孩子的口袋中。秘密传递着孩子们的愿望。一个孩子饿了，另一个孩子肯定饿了。一个孩子害怕了，另一个孩子肯定害怕了。一个孩子想回家了，另一个孩子肯定想回家了。是的，他饿了，也害怕了，

他想回家了。回家多好。我们回家吧！胆小鬼！害怕了吧？害怕？有啥好害怕的，俺就是想回家。回家有什么好？家里什么都有。不怕挨爸爸的揍，俺喜欢爸爸的揍。喜欢就别往桌子底下钻。俺喜欢爬在桌子底下写作业。对，做作业。孩子们这才记起了做作业的事。喜欢做作业的举手，没有一个举手的。喜欢小羊羔的举手，一下子举起好几个。好，继续。有一个家伙被一样东西挡住了。这回是比蒲公英厉害的马蜂。胆大胆小的都愣住了。马蜂可不是好惹的，孩子们都吃过它的苦头。如果不小心冒犯了马蜂，群蜂们可以一口气追你几个山坡还不罢休。跪地求饶也不行。也许拐个弯就不见了。你刚蹲在地上想擦把汗、喘口气、撒泡尿，一扭头，马蜂们正在你的头顶凶猛地向下俯冲呢。孩子们只好继续跑，马蜂们继续在后面不依不饶地追。孩子们跑不动了，光着屁股，光着脚丫子，跪在了地上，一个劲向马蜂告饶，马蜂只是不理不睬在孩子们的头顶凶猛地俯冲着。有人找来一把柴火，嘭的一声，柴火开始冒烟了，马蜂们这才一窝蜂似的散了。还有好几个不甘心的，想像小羊羔一样幸运地滚下山坡，都体面的以失败而告终。有一个竟然很可笑的被一只蚂蚁挡住了。还有比这更可笑的理由么？没有。可俺确实被一只可爱的小蚂蚁挡住了。骗谁呢？谁都不骗。蚂蚁呢？在俺口袋里。拿出来大伙瞧瞧。要拿你自己拿。好，拿就拿。一声尖叫，那只伸进口袋的手受了惊吓似的缩了回去。一抖，掉出一只青蛙来。明明是青蛙嘛！明明是蚂蚁！只有一个家伙成功了。那个家伙就是我。一直幸运地滚下山坡。我终于可以像小羊羔一样幸运了。很快我发现有点不对劲了，越来越不对劲，我闭着眼睛向一块巨大的石头使劲地撞了过去。我希望撞击声大点再大点，好让山坡上的那些家伙能清晰地分辨出那确实是我与石头我与一块巨大的石头撞击发出的巨大响声。我憋足了劲。我憋足劲就会涨红了脸。涨红了脸就涨红了脸。我担心的是我的脸还不够涨红。有一次我正蹲在向日葵地里拉屎，我喜欢在向日葵地里拉屎，碰见了一只小花狗。那家伙就蹲在我对面的另一株向日葵下望着我。特别扭。我只有快点结束了。可是事与愿违，越想快点结束，越结束不了。只有憋足了劲。我憋足了劲，我的脸涨红了。有效果，我感觉体内的一些东西正在一点点

地进出。对，进出。好舒服好舒服。我想直起身子，奇怪浑身酸痛。刚才还是那么舒服啊。我想回到刚才。我又憋足了劲，我的脸再次涨红了。这时候我看到了叔母，漂亮的叔母及漂亮叔母的漂亮汗巾。她就在我的身边，距离我是那样的近。

在黄昏最不易分辨的是一张涨红的脸。我希望它就在我的对面。总之是我的目光能够抵达的地方。可惜的是我很少碰倒过这样的脸。有几次我差点碰到了，又失之交臂。我是说等我意识到那就是我要找的那张涨红的脸，那脸已消失在许多脸之中。有一次很幸运，我刚一起床就看到了一张涨红的脸，它就在我的对面。我想刷完牙从从容容看看那张涨红的脸，可是有点事与愿违。我想我的牙是不能继续刷下去了，对面的那张涨红的脸不会坚持太久。那么我刮刮胡子吧。男人们都喜欢刮胡子，喜欢在两颊涂满泡沫。我不喜欢泡沫，也不喜欢涂满泡沫的脸。我年轻时候的女友特喜欢泡沫，各种泡沫，更喜欢涂满泡沫的脸。有一次指着梁朝伟满布泡沫的脸一个劲说，喜欢，喜欢。我说你到底喜欢梁朝伟满布泡沫的脸，还是喜欢梁朝伟脸上的泡沫？她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泡沫了。我了解她，她不只喜欢男人脸上的泡沫，也喜欢小狗身上的泡沫。有一次陪我上街，刚为她选好了一件裙子进了试衣间，一只好奇的小狗，一只身上涂满泡沫的小狗跟了进去，并轻轻舐了一下她可爱的小腿。我女朋友正想俯下身子，好好看看那个小家伙身上的泡沫，那小家伙不近人情地溜烟跑了。这挑起了我女朋友的好奇心。那小狗与泡沫在前面跑，我女朋友在后面跑。跑出好远了，我女朋友突然又折回来了。我说亲爱的，怎么折回来了？我女朋友说亲爱的，好像忘记穿裙子了。我确实不喜欢在脸上涂满泡沫，可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在自己的脸上涂满泡沫。这样我女友在热爱我脸上那些泡沫的时候，可以顺便热爱热爱我的脸。我很长时间满足、痴迷于这种热爱。我也因为我女友顺便热爱着我的脸，一直使劲地热爱着我女友。缺憾还是有的，我们两人之间缺乏一张涨红的脸。是的，一张涨红的脸。有一次，我女友对我说，亲爱的，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俺是那么热爱你脸上的泡

沫！我说，亲爱的，我很知足。如果再加上一张涨红的脸，我确实很知足了。现在我总算碰到那张涨红的脸了。我从容地在自己的脸上涂满泡沫，对面那张涨红的脸也涂满了泡沫。然后从容地刮完了脸。我想再次看看对面那张脸，奇怪，那个涨红的脸消失了，就在我抓住镜子的一瞬消失了，与镜子一起。像幻影，对，幻影。涨红的脸，镜子，都是幻影。那么椅子呢？不是我们无法看清坐在椅子里面的那个人，也不是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正用意与表情，而是因为它一直是空空的。对，空空的。偶尔我们借助一些神秘的暗示，触摸到一件质地光滑的睡衣，有一天它会彻底地滑落在地板上变成尘埃与灰。这一切我们得借助暗示。来自镜子的暗示，来自椅子的暗示，来自尘埃与灰的暗示，来自暗处的暗示。

许多东西都在暗处。椅子、脸、黄昏、镜子、尘埃、灰，还有来自椅子的脸，以及衰老病死。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都在暗处。我们只能看见山坡。借助山坡我们可以看见蓝天、白云、绿草、鲜花、夕阳，借助夕阳我们可以看见一棵树。被时光掏空，被衰老掏空。许多蝼蚁在其中来来往往，直到有一天被一场雷电彻底击毁。借助一棵树我们可以看见黄昏，一个人的黄昏，许多人的黄昏。一个人的衰老病死，许多人的衰老病死。她躺在自己的屋子里，屋子里光线暗淡。她躺在自己的床上，床头盛满夏天的水果。有几枚桃子开始腐烂。旁边是一只透明的杯子，里面是一些浑浊的液体。深陷的眼睛。借助浑浊的液体，可以看见干瘪的乳房，可以看见一个行囊简单的旅人。一个问路的旅人。旅人，你在找回家的路吗？是的。说说你看见了什么？浑浊的液体，干瘪的乳房。还看见了什么？一只透明的杯子，几枚正在腐烂的桃子。那么摸摸它。曾经的充沛，曾经的家。相信吗，它们都有自己的家？干瘪的乳房，杯子，杯子里浑浊的液体，腐烂的桃子，都有自己的家。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家，所有事物都渴望在黄昏到来之前回到自己的家。年轻的时候总那么在意一张涨红的脸，其实你真正要找的并非一张涨红的脸而是家。是的，家。看见燕子了么？多么急切。从太阳落山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急切地飞。很低很低，比山坡低，比屋檐与灯火

更低。然后一点点在屋檐下隐去，在灯火里隐去。紧随其后的是乌鸦与蝙蝠，多少有些不怀好意。别嫌弃它们，也别嫌弃不怀好意。我们实际上总在接受一些不怀好意。真正不怀好意的不是乌鸦与蝙蝠，而是衰老病死。对，衰老病死。它永远隐藏在暗处，有一张忧伤的脸，有自己的屋子，屋子里光线暗淡。有自己的床，床头摆满水果。有自己的眼睛，干枯深陷。有自己的乳房，下垂干瘪。有自己的子嗣，那就是黑夜，繁衍了数不清的乌鸦与蝙蝠。有自己的椅子。它现在就在山坡上，我们只能看见其中的一条腿。坐下来歇一歇吧，坐下来看看蓝天、白云、绿草、鲜花、夕阳，坐下来看看羊群、燕子，还有乌鸦与蝙蝠。多么富有，比整个山坡都富有，比整个人类都富有。可仍然是那么的想回家，回自己的家。好，回家。那么山坡呢？山坡的家呢？山坡有家么？那么乌鸦呢？乌鸦有自己的家么？那么黄昏呢？黄昏有自己的家么？汗巾有自己的家么？漂亮的叔母最后一次拿出自己的漂亮汗巾。汗珠有自己的家么？沼泽有自己的家么？喜欢沼泽么？喜欢。还有整个山坡。包括椅子么？包括椅子。差点忘了椅子，椅子有自己的家么？还有那些划痕，一直那么不怀好意，一直那么神秘凄美。

秘密飞翔

打开一扇锈迹斑斑的门需要小心翼翼。我不想太冒失。我懂得什么是冒失。西蒙娜曾亲口告诉萨特，她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去书店买书，接待她的店员很年轻，有一头金发，穿一件黑色的长工作服，表情羞怯，说话轻声细语。他很有礼貌地向她询问所需要的书名，然后示意她到后面去。待到西蒙娜走近他时，这人突然转过身来，猛地一下解开自己的衣服。我说的不是这种下流的冒失，这也不是冒失。我说的是一个人年轻时必不可少，一开始就无法预料的那种冒失。至少是我站在春天的阳台上无法预料的那种冒失。当时我只是希望手中的纸飞机，飞得高一点，再高一点。高过那些破旧的楼群，高过那些黑色的烟囱。天很晴朗，天很蓝。这是我在春天的阳台上所能看到的一切，也是我手中的飞机在春天所能高过的一切。

如果一幢破旧的房子天空没有出现那些看起来像云朵的东西，这差不多就是一切。我希望春天的天空出现更多的白色。我想在春天搞清这一切。也许还有其它动机。总之我与我手中的飞机冒冒失失地闯进一间蒸汽弥漫的房子。应该先是我的飞机，接着是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蒸汽，那么多拥挤的乳房。它们竟然没有任何差别。我不喜欢没有任何差别的东西。我更不喜欢拥挤。我一边喊一边往外冲。总是被一个又一个雷同的东西。

西挡住了。有一个乳房俯下身子，轻轻拍了拍我的头。在找什么，孩子？我想说我什么也不找，肯定说不过去。我想说我找一样白色的东西，比如飞机，比如云朵什么的。反正我要找的东西肯定在这间蒸汽弥漫的房间里。又一个乳房俯下了身子。找妈妈吧？奇怪，她竟然知道我找妈妈。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在找妈妈。问题是我根本就不是来找妈妈的。我只想说我感到拥挤，非常拥挤。干吗那么拥挤？完全可以不拥挤的。就随口喊了一句，拥挤，或者是飞机。反正与这个发音极为相似，只是被那些拥挤的乳房，还有蒸汽稀释了。有什么正在嘶嘶地响？那就是稀释。我希望那嘶嘶声大一点再大一点，果然越来越大。那些拥挤的乳房开始受不了了，哭喊声、碰撞声、挤压声、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摔在地上发出的噼啪声，混做一团。又一个乳房俯下了身子。这回我停止了哭喊。她拉过我的手，轻轻放在她的上面。喜欢么？喜欢。光滑么？太光滑了。你不喜欢光滑？不是不喜欢光滑，而是不喜欢那种莫名其妙的光滑。莫名其妙？就是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种光滑。她与母亲是那么的不同的。我要的就是这个不同。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不同，我又开始左冲右突。撞在一个巨大的乳房上，那乳房在蒸汽中剧烈地颤动了一下，我的胸膛也在蒸汽中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传遍了我的身体。我想再颤动一下，使劲撞了过去，这次算不上美妙。一种完全不同的颤动，很疼很疼。与前一次完全不同，是一根粗壮的管子。我说过我喜欢完全不同。我再次向一个巨大的颤动撞了过去，这次更不同，是一面凝结满细密水珠的墙。细密的水珠溅了起来，落在那些拥挤的乳房上。掀起新一轮颤动，最后变成了乱飞的玻璃碎片，刺向其中的一些乳房。哭喊声、碰撞声、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摔在地上发出的噼啪声，再次混做一团。

我一直没有分清它们。但我分得清飞机。我老婆是个爱整洁的人，她时常教导我与儿子，一个人必须保持绝对的整洁，特别是一个男人。我理解多数情形下指我与儿子的衣服、头发与指甲的整洁，有时候指我与儿子口袋的整洁，甚至还包括我与儿子心灵的整洁。不过她总是尽可能的意味

深长，尽可能的点到为止，并不特意的指哪一种。这让我与儿子总是尽可能地完成我们能想到的所有整洁。比如作业本的整洁、餐桌的整洁等等。我们常为此发生争执。我指的是我与儿子。儿子说他妈妈指的是指甲，我告诉儿子按你妈妈的意味深长应该不止指甲，儿子只好把许多年前放在口袋里的弹弓清理了出去。还热情地帮我清理了所有的口袋。还好儿子只是象征性的把手伸进我的口袋，然后乱摸一通了事。有时候我感到他快摸到我口袋里的一样东西了，稍作迟疑，又移往别处了。有一次他掏出一枚纽扣来。闻了闻，问我，许多年前的吧？我说是。女孩子送的？我说不不不，捡的。骗谁呢，上面有一行字呢，写得明明白白。我心中一惊，我怎么一直没有发现呢，实在太粗心了。免不了一阵坦白交代。交代完了，儿子把纽扣还给了我。上面什么都没有，上当了。不过儿子内外有别做得很好，并没有告诉他妈妈。还主动要求代表妈妈行使对我口袋的整洁权。与他妈妈不同的是，他总是在行使整洁权前几天就开始提醒我，有什么该清理的提早清理。他甚至还告知我每次行使整洁权的重点部位与区域。我当然很配合儿子了。有一次他背叛了我，意外从我口袋中清理出一架我小时候玩过的纸飞机来。他妈妈很吃惊，我也装作吃惊的样子。还未等他妈妈开口，他就先数落开了我。我知道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在想办法补救。可惜的是，怎么补救都无济于事。他妈妈叹了口气说，你不觉得你爸爸应该去看看医生么？儿子随口附和说，该该该。凭什么该？就凭飞机该。作为成人，他缺乏必要的辨识能力。比如，他老分不清有虫子的萝卜与没有虫子的萝卜。对对对。比如说他老分不清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儿子正要说对对对，我告诉儿子，他妈妈说得对。对极了。

关于我是怎么看医生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包括他们与她们的名字还有脸，真实的脸。我都毫无印象。我姑且把领我去看医生的那位女士叫杰西，把问我病史的那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叫白大褂吧。杰西指着一位穿白大褂的男人对我说，全市最好的医生。我相信杰西的话，她与我老婆一样，能分清有虫子的没有虫子的萝卜，肯定能分清最好的最不好的医生。弄清

我的病史与症状后，开始例行检查。白大褂让我闭一会儿眼睛，我说就一会儿么？他说就一会儿。我照白大褂说的做了。我感觉一会儿应该过去了，就睁开了自己的眼睛。白大褂正摸杰西的屁股呢，白大褂脸红了，杰西的脸也红了。我感到很新鲜，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两张毫不相干的脸竟然同时红了。杰西是那种很少羞涩的人。那位白大褂也是。为了掩饰两张同时红了的脸，白大褂又拿过一个仪器来，然后问我，能看见么？我说能。看见了什么？两张红了的脸。还看见了什么？手印。什么手印？屁股上的手印。有一次与杰西吵架，杰西说我一直不在乎她，我说我一直很在乎她。杰西不信，怎么也不信。我想举几个例子，没有敢举，我担心我举出屁股，还有手印什么的。实际上它们已经毫无意义。不是它们一开始毫无意义，而是我已经把那个白大褂与医生，医生与杰西的屁股，杰西的屁股与屁股上的手印混为一谈了。

我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们与它们会混为一谈。我不是有意的。我搞不清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也许是记忆出了问题，也许像我老婆说的那样我缺乏必要的辨识能力，分不清有虫子的萝卜没有虫子的萝卜。或者干脆是萝卜出了问题，本身就让你没法分清任何虫子。或者是虫子出了问题，让你无法明察秋毫。或者是混为一谈本身出了问题，我们认为混为一谈的事物其实并没有混为一谈。不过我喜欢混为一谈。将一些重要的东西与另一些重要的东西混为一谈，正是我想看到的。一句话，我之所以将他们与它们混为一谈，是因为我老婆与杰西、杰西与白大褂、白大褂与医生、医生与杰西的屁股同样重要。我一直认为发生过的都同样重要。我不想厚此薄彼，记忆也从来不会厚此薄彼。记忆只是喜欢本末倒置罢了。让你记住那些不重要的，忘掉重要的。或者相反，都是有可能的。她爱，有时候被改写为我爱。我爱，有时候会被改写为她爱。记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可以平静地谈论任何问题。包括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等。我们也可以谈谈正为此事苦恼的古巴尔。我见过他老婆，也见过他年轻的女友，不久前我们曾经一起穿过一片荒芜的草丛，在那些干枯的草丛里古巴尔找到一束玫瑰。我

有点伤感，为古巴尔，为古巴尔年轻的女友，为古巴尔的老婆，也为草丛与玫瑰。我担心在古巴尔抵达那朵玫瑰之前，那玫瑰会自行凋落或者被干枯的草丛吞没。瞧，我又将玫瑰与草丛，古巴尔与草丛，古巴尔年轻的女友与草丛，这个冬天与草丛混为一谈了。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扇锈迹斑斑的门。

以前这里有座大房子吧？租房子？前几天有个收废铜烂铁的，也要租房子。房子没有租成，倒顺手偷走了一些暖气片与水管子。不过就这间没有被打开，大叔特别强调了一下。我说我只是随便看看这里的大房子。大叔取出一大串生满铁锈的钥匙，一个一个试着，没有一把可以打开那扇门的。又取出另一串同样满是铁锈的钥匙来。我说大叔，以前这里有座大房子，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见许多云朵，白色的云朵……大叔说，你说你不租了？不租好啊，现在用不上这些大房子了。过去这些大房子里全是机器，多热闹。整天就知道流汗，为革命流汗，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流汗，对对对流汗。流了很多汗。看见那边那个铁架子了吗，是个很大很大的篮球场，休息的时候大伙就在那里折腾。你喜欢打篮球？喜欢呀。想想看，旁边有那么多女人看着，浑身都是劲啊。女人们也喜欢篮球？喜欢呀。想想看那些刚刚冲过澡的秀发，多撩人啊！是啊是啊。大叔的谈兴越来越浓。那么大叔，大叔，这间大房子有许多蒸汽了？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那些刚刚冲过澡还湿漉漉的秀发。秀发？那时候难得一见的就是秀发。看来从秀发那儿，从一串锈迹斑斑的钥匙那儿，无法找到大房子了，春天的大房子。也许它已经衰朽为尘埃了，只是并没有被看门的大叔与他手中满是锈迹的钥匙还有我觉察而已。不久前我看了一部电影，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很年轻就死了。他当时只是感到有一丝困倦，然后就永远躺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了，像一粒尘埃。他女友在旁边喝茶，没有任何预感。角落、尘埃、没有任何预感，就是“觉察”。

如果返回五七大街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觉察”，更多尘埃，更多锈